

天主教多元聖經譯本的意義

以樂仁譯本與聖經牧民為例

黃穎兒¹

本文從聖經牧民的視域，淺談天主教多元聖經譯本的意義。第一部分重溫有關「天主的啓示」的教會訓導和聖經意義、現代譯經方法、版本和目的之教導，並簡述中文譯經史，以及地方教會所需要的聖經版本和用途；同時，也簡單介紹樂仁會創會人翻譯和出版聖經的歷史。第二部分談聖經詮釋與牧民需要；並以樂仁譯本為例，說明其牧民導向，以接觸各類人士，幫助他們認識天主的話。第三部分談個人讀經的需要；並說明樂仁譯本的「偕主讀經」乃為響應教宗所推廣的 *Lectio Divina*。第四部分談經文與註釋的關係，以及樂仁譯本內註釋的理念和目標。傳教士致力於中文譯經數百年，樂仁譯本是依靠這些巨人的成果往前邁一步。聖經多個譯本的意義，是為了福傳工作，陪伴教友認識天主聖言，作為牧者與傳道員的輔助工具書，也能連結各地的聖經學者和聖經工作者。

前言

這次研習會的海報意義豐富，描繪《宗徒大事錄》八章 26~36 節，那像鴿子的聖神指派斐理伯去給衣索比亞人講解聖

¹ 本文作者：黃穎兒，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神學系畢，現任香港樂仁出版社編輯。

經。這段經文記述了基督徒傳福音的典範，包含了本文要談的四個論點。我們將按照這段經文，看看天主教多元聖經譯本的意義。

經文一開始有主的使者和聖神先後指示斐理伯的行動、方向和目標（宗八 26~29）。

由此顯出整個傳福音事件的第一步，是天主的旨意，由聖神帶領，讓聖言被宣講出來。所以本文的第一部分，是重溫當代教會訓導論「天主的啓示」和聖經翻譯，以及福傳的立場。

經文接著說斐理伯給衣索比亞人解釋經文，並宣講了耶穌的福音（宗八 30~35）。在這對話中，顯出雙方的渴望，就是讀經者的閱讀能力和對經文的思考與提問，還有傳福音者的充分準備並樂於提供信仰上的解釋。所以本文的第二部分，談聖經詮釋與牧民需要。

然後衣索比亞人要求領洗（宗八 36~38），這是個人信仰的萌芽和成長，及其相應的行動。所以本文的第三部分，談「偕主讀經」（Lectio Divina）的個人層面與團體層面。

福傳記述是以斐理伯出現在其他地方，繼續傳福音為結束（宗八 39~40）。斐理伯對聖經的認識，是為耶穌作見證，為傳遞和實踐信仰。按照這個原則，本文的第四部分，略談聖經譯本與註釋的關係。最後綜合論述華語聖經多元翻譯的意義。



一、關於聖經翻譯的教會訓導與福傳立場

讀經者手上的經卷（宗八 28），是哪種語文寫成的呢？答案是讀經者能讀懂的文字，初代基督徒是使用舊約聖經的希臘文譯本。天主的啓示透過聖經傳達各民族；經文翻譯促成族群之間的交談，使同一信仰在各文化中生長。教會傳福音的歷史，正是伴隨著聖經翻譯的歷史。本文從「天主的啓示」與聖經角色的相關訓導出發，觀察幾個重要的歷史階段和中文聖經翻譯的發展。

首先，是梵二在 1964 年頒布的《啓示憲章》²，和教宗本篤十六世於 2010 年頒布的《上主的話》³。《啓示憲章》是在「天主的啓示」下，論聖經的位置與功能、聖經的解釋和翻譯：

聖傳及聖經組成天主聖言的同一寶庫，並託給教會保管……聖傳、聖經及教會訓導權，按天主極明智的計劃，彼此相輔相成，三者缺一不可，並且三者按各自的方式，在同一聖神的推動下，同時有效地促進人靈的救援。（《啓示》10 號）

在教會內，聖經並不單獨出現，因目標是救靈，而定下解釋聖經的原則。

² 梵二於 1964 年 11 月 21 日公布《天主的啓示教義憲章》，簡稱《啓示憲章》；下文再簡稱《啓示》。全文見 https://www.vatican.va/chinese/concilio/vat-ii_dei-verbum_zh-t.pdf

³ 教宗本篤十六世於 2010 年 9 月 30 日公布《上主的話》宗座勸諭。全文見 <https://www.catholic.org.tw/vatican/1PopeMeessage/4Apostolic%20Exhortations/VerbumDomini-ChRevised.pdf>

.....講解聖經的人為明瞭天主願意同我們交談什麼，當注意尋找聖經寫作人真正願意表達的是什麼，以及天主願意用他們的話顯示的是什麼。.....聖經既由聖神寫成，就該遵照同一的聖神去閱讀、去領悟。為正確地去探討聖經原文的意義，尚須勤加注意全部聖經的內容及統一性，顧及整個教會活的傳授，並與信德相比照。（《啓示》12 號）

聖經所載的不單單是文字，更是教會的歷代承傳和發展，及各地衆人信仰生活的見證。為把耶穌的福音傳給萬民，就需要翻譯聖經並說明翻譯的原則。

要給基督信徒們敞開到達聖經的門徑.....天主的話應當提供給各個時代，為此教會以慈母的心腸，設法促使適當而且正確的各種語言之譯本出版，尤其按聖經原文翻譯更好。但願能有機會，並經教會權威者的許可，與分離的弟兄們合作翻譯聖經，供給所有基督徒使用。（《啓示》22 號）

憲章接著精簡地指出聖經譯本是為了誰和為什麼：首先提到是給天主教神學家作聖經研究（《啓示》23~24 號），然後是給牧職人員的培育與宣講聖言（《啓示》25 號），再來是給信友有充足註解的聖經譯本，最後是給非基督徒編寫有適宜的聖經讀本（《啓示》25 號）。如此，這裡是多少個譯本呢？單一譯本能滿足以上的種種需求嗎？

教會並未以單一版本或譯本作唯一認可的聖經版本，正如《啓示憲章》所述：

要給基督信徒們敞開到達聖經的門徑。因此，教會自起初就把那部極古的，稱為古經七十賢士的希臘文譯本，視為己有；對其他的東方譯本及拉丁譯本，尤其對那部稱為通行本的拉丁譯本，也恆久不斷地尊重。因為天主的話應當提供給各個時代……（《啓示》22 號）

上述所提到的幾個聖經，都是譯本，包括希臘文、敘利亞文、拉丁文，橫跨數百年歷史。有多少種語言譯本，就有多少個族群在信仰耶穌基督和朝拜天主。地方教會所需要的聖經譯本，是信仰團體在歷史中的承傳，在各時各地發展的活生生的見證。稱為「通行本」(Vulgata) 的拉丁文聖經，便是用當時通俗的拉丁文寫成的。語文是傳遞救恩的渠道。直到今天，翻譯聖經仍是傳教事業的首要任務；每個新設立的傳教區，都需要把聖經翻譯成當地語言，正如在《上主的話》115 號的勸說：

主教會議期間，得悉一些地方教會仍未擁有自己語文的全部聖經譯本。今日尚有多少人如饑似渴地期待天主聖言，而仍未能有梵二所期望的「敞開到達聖經的門徑」！為此，主教會議認為至為重要的，是培育專家們致力把聖經譯成多種語文。我敦勸大家在這方面投放資源。我特別促請大家支持天主教聖經協會（Catholic Biblical Federation）的工作，以促進更多聖經翻譯及廣傳。為了這項工作的性質，宜盡量與〔基督新教〕各地的聖經公會合作。

於教會的立場而言，聖經翻譯的主要目標是傳福音。本文將以三個例子展述牧民導向的聖經譯本的特徵。其一是樂仁會

創會者聖柯樂仁（St. Anthony M. Claret, 1807~1870）所出版的聖經譯本及其牧民經驗。其二是里修的小德蘭（St. Thérèse of Lisieux, 1873~1897）讀聖經的方式，吸引全球各地教友親近聖經。其三是1924年上海「第一屆全國主教會議」所論中文教理書的種類和聖經翻譯。這些年份為大家並不陌生或遙遠，因為露德聖母顯現於1858年，法蒂瑪聖母顯現於1917年。天主教不只有聖母顯現的敬禮，傳教行動中的聖經翻譯與傳播也一直在努力中。

（一）聖柯樂仁出版的聖經

聖柯樂仁自1856年起，為促進普通教友熟讀福音，在巴塞隆納出版了西班牙文《瑪竇福音》，奠定該修會牧民導向的聖經翻譯的使命和風格。譯經團體以牧民為本的進路，注重認識信眾的質和量、文化背景和各種需要。恰如福音中「撒種者的比喻」（瑪十三3~8），撒種是必然的，農夫也必須認識和準備田地。以下簡述他出版的聖經刊物及牧民工作：⁴

1843年 在西班牙 Vich 印小冊子、單張和小書，為傳福音和指導修女、教友的信仰生活。

1850年 成為古巴聖地牙哥總主教（建醫院和學校）。

1852年 在巴塞隆納得到資助翻印聖經，後來印發聖經和部分書卷，定價低廉，讓窮人能購買和使用。

⁴ Jaime Clotet, *Life of Father Claret, Missionary and Founder* (Bengaluru, India: Claretian Publications, 2000), pp.166~167, 233.

1856年 在巴塞隆納印行西班牙文《瑪竇福音——附註釋》。

1860年 他勸一位母親把福音書給那要往非洲打仗的兒子。

1862年 印行拉丁通行本聖經，為司鐸和修士的培育。

他也翻譯和出版了《聖經索引》(*Concordantiarum SS. Scripturae Manuale*, Barcinone, 1864)，又使每間公共圖書館和堂區圖書館必備聖經(全六冊，拉丁文)和他所翻譯、出版並印行的西班牙文《瑪竇福音——附註釋》。十九世紀的西班牙主教 D. Félix Torres Amat (1772~1847) 把拉丁通行本聖經譯成西班牙文，在 1824 年印行第一版。樂仁會出版社也印行這部聖經，其中 1883 年印行的版本留存至今，共四冊，附精美插畫。⁵

除了出版事業和印刷工藝的精進，樂仁會傳教士在牧民工作上也從多方面培育信眾接受福音，拉近教友與聖經的距離。這包括：認識百姓的語言、社會、道德、教育程度；信眾的質和量，例如教友風格、家庭模式和年齡層分布；文化背景和各種基本需要，例如醫療、教育、經濟、工作。幫助教友常讀聖經是重要的牧民計劃之一。再看兩個例子：微觀例子是里修的小德蘭(1873~1897)讀聖經的風格對當代信友的影響；宏觀例子是 1924 年在上海舉行的「第一屆全國主教會議」對中文教理書和聖經翻譯的決定。

⁵ Jesús Ma Palacios, “Lectura de la Palabra de Dios según Claret” in *Formative Orientations. Studia Claretiana*, 12 (1994), pp. 7~56.

（二）里修的小德蘭怎樣讀聖經

十六世紀已有法文譯本的聖經。⁶ 小德蘭生於虔誠教友家庭，日常生活充滿祈禱和禮儀。她熟悉聖經故事，常抄寫喜歡的經文，例如她患病時自比拉匝祿，稱領堅振如厄里亞遇微風。她因度修會生活而更多閱讀聖經，遵循微小謙卑之道（箴九 4；智六 6；瑪十七 19~20）。她的自傳顯出對經文的熟悉、深度反省、默觀和生活應用，並按格前三 13 聲明「我的聖召就是愛」⁷。她的自傳在 1898 年出版，廣傳世界各地教會，有眾多語言的譯本。⁸ 她讀聖經的熱誠和思考方式，吸引大量平信徒對聖經感到親切，從而熱愛閱讀，以單純的方式認識經文和投入經文當中。小德蘭拉近了普遍教友與讀聖經的距離。

（三）「第一屆全國主教會議」論聖經翻譯與教理書種類

第一屆全國主教會議在 1924 年的上海舉行⁹，在會議總結

⁶ Leuven (Louvain) Bible 在 1550 年出版，Nicholas de Leuze 和 François de Larben 編譯。Port-Royal Bible 天主教聖經版本在 1695 年出版，Antoine 和 Louis Isaac Lemastre 編譯。

⁷ 聖女小德蘭著，台灣加爾默羅隱修會譯，《我的靈魂那麼小：聖女小德蘭回憶錄新譯》（台北：光啓文化，2020），220~221 頁。

⁸ 此書有幾個中文譯本：《靈心小史》（馬相伯譯，1928），《一朵小白花》（蘇雪林譯，1950），《回憶錄》（張秀亞譯，1962），《我的靈魂那麼小：聖女小德蘭回憶錄新譯》（台灣加爾默羅隱修會譯，2020）。

⁹ 簡介參：輔神編輯室，〈中國教務會議百年：歷史與當下——相關報導與整理〉，《神學論集》221 期（2024 秋），412~420 頁。張少麟，〈剛恆毅樞機與中國教會〉，《鼎》148 期（2008 春），4~9

文告¹⁰中，有數條法則論及聖經翻譯與教理書的種類：¹¹

法則 35：在華第一個主教會議認為，應該組成一個翻譯聖經的委員會，其中要有傳教士和本地的司鐸。他們應該將全部聖經譯成漢語，正如《教會法典》第 1391 條所規定，而且還得加上各書卷的注解。

法則 36：聖經的翻譯本需要有文雅而簡明的風格，這樣所有的人都能看懂。

法則 38：對於那些已經盡最大的努力開始進行這個工程，並且已經將聖經的一些部分譯成漢語的人，第一個主教會議表示感謝，並給予他們適當的讚揚。

上海教務會議對聖經的中文翻譯持保守立場，相較而言，翻譯和編寫教理書的計劃更為進取。雷立柏指出：「會議建立了負責統一教理書和祈禱經文書的委員會（第 39-48 條）。在當時的公教生活中，《教理書》的影響比聖經的影響大多了，而編寫一個統一的《要理問答》在當時很要緊。」¹²

法則 39：在華第一個主教會議規定，要成立一個委員

頁。

¹⁰ 會議的總結文告由拉丁文寫成：*Primum Concilium Sinense anno 1924: Acta, Decreta et Normae, Vota, etc.*（台中：光啓，1961），公布了 861 條教務法則。這總結文告與法則尚未有官方的中文翻譯。

¹¹ 法則 35、36、38 的中文翻譯取自：雷立柏，〈1924 年的全國主教會議與公教對華夏文化的評價〉，《基督教文化學刊》25 期（2011/05），179~180 頁。

¹² 同上，180 頁。

會，由至少五名傳教士專家或司鐸所組成，他們的任務是為全中國編寫統一的官話《教理書》和祈禱經文書。以後，有意者可以把它翻譯成不同的漢語。¹³

法則 41：《教理書》包含三本。第一本是《小教理書》，給那些準備初領聖體的男孩和女孩，以及長者和沒文化的人，無論是慕道者還是基督徒，因他們無力學習更大更深的事。第二本是普通或中等的《教理書》，給慕道者和普通基督徒，適用於聖堂為公眾誦讀。最後是更大的《教理書》，給傳道員、導師、中學和高等學校，以及那些願意學習信理更多和更精細的基督徒。¹⁴

據統計，中國天主教會於 1924 年有 55 個宗座代牧區，2522 名司鐸（其中約半數漢人），200 多萬教徒。¹⁵ 從這會議的牧民計劃來看，聖經翻譯要求齊全譯本並附註釋是合理的，但是單一漢語卻要使任何人都能讀懂，這怎能做到呢？《教理書》也要求統一編譯，卻分三本（小中大）給不同教育程度者，容許再翻成其他漢語。很明顯，《教理書》的計劃是貼近當時的實際情況，但聖經翻譯的要求卻沒有拉近聖經與教友的距離。

據統計，2020 年中國教會天主教會有教區 147 個，主教 99 位，司鐸約 4000 名，修生約 350 名，教徒約一千萬¹⁶；整體數

¹³ 法則 39 的中文由筆者試譯。

¹⁴ 法則 41 的中文由筆者試譯。

¹⁵ 參：雷立柏，〈1924 年的全國主教會議與公教對華夏文化的評價〉，176 頁。

¹⁶ 聖神研究中心，〈2020 年中國天主教會統計數字〉，《鼎》198

字比一百年前多三倍。百年前《教理書》所照顧到的那三個層面的信徒，中文聖經是否也需要比照這三個層面的譯本呢？這百年來的天主教中文聖經有哪些？

（四）天主教聖經中文翻譯簡史

自從基督信仰進入中華大地，就開始將聖經翻譯成中文。這是基督信仰本地化的重要進程，翻譯聖經除了面對語言差異的挑戰外，還有人文社會觀念與神學上的分辨，以採取合適的中文表述等。即使重重困難，也未能阻止傳教士的努力。

史上首個聖經中文譯本，可能是唐朝的景教於 781 年所翻的經書，可能包括新約和部分舊約，雖已失傳，但留下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》為證。碑上稱聖父為「天尊」，聖子為「移鼠」，默西亞為「景尊」或「彌施訶」，聖神為「涼風」，聖母為「末艷」，耶路撒冷為「烏梨師斂」。

元朝的孟高維諾於 1305 年譯蒙古文《新約聖經》和《聖詠》，亦已失傳。1368 年起，明朝閉關鎖國。方濟各沙勿略於 1552 年抵達上川島。此時葡萄牙人逐步定居澳門。明末清初有各地傳教士編譯的多項信理著述、彌撒經書等，其中引述的聖經便以中文翻譯。這些著作翻譯了許多聖經詞彙和概念¹⁷，為後來的譯經者建立了良好基礎。¹⁸ 著名例子如下：

期（2021），293 頁。

¹⁷ 例如：1584 年「熱所」在 1603 年定名「耶穌」；1584 年「媽利呀」在 1637 年定名「瑪利亞」。

¹⁸ 李新德，〈從西僧到西儒——從《天主實錄》看早期耶穌會士在華

- 1584 年 羅明堅以文言寫《天主聖教實錄》，在廣州用機器印刷。
- 1599 年 利瑪竇以文言寫《天主實義》，在南京用機器印刷。此書被乾隆皇帝收錄在《四庫全書》中，並有蒙、滿、朝鮮、越南及日文譯本。
- 1615~1642 年 陽瑪諾寫《天問略》、《天主聖教十誠直詮》、《天主降生聖經直解》、《代疑論》等。

清初至民國的天主教聖經中文譯本曾有很多：¹⁹

- ✦ 白日昇和徐若翰於 1707 年，在四川用文言譯《新約聖經》，包括《瑪竇福音》至《希伯來書》一章，現存六份手抄本。
- ✦ 方濟會梅述聖（+1727）和麥傳世（+1737）曾翻譯部分舊約書卷（《創世紀》至《達尼爾書》），後來被同會 Horatii 勸止。譯稿

身份的困境》，《上海師範大學學報（哲社版）》（2005 年 1 月），87~92 頁。李新德，〈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之中國佛教觀〉，《漢學研究通訊》113 期（2010），1~12 頁。

¹⁹ 以下主要參考：蔡錦圖，〈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和版本〉、〈聖經的中文翻譯〉，《天主教研究學報》（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，2011 年 7 月），11~44 頁（尤 7~22 頁）。另可參：李建峰，〈天主教中文聖經譯本太古史比較研究：譯本介紹〉，《神學論集》218 期（2023 冬），604~631 頁；〈天主教中文聖經譯本太古史比較研究：總體性探討〉，《神學論集》219 期（2024 春），61~88 頁；〈天主教中文聖經譯本太古史比較研究：幾個特別方面的探討〉，《神學論集》221 期（2024 秋），421~438 頁。

未被保存。²⁰

- ✦ 賀清泰於 1790~1805 年在北京用白話譯《古新聖經》附注釋，有手寫本和手抄本，另有滿文譯本。這是史上第一本最接近完成階段的中文聖經，新約全書已完成，舊約也大部分已譯出。
- ✦ 1843 年柯樂仁開始印行聖經書籍（1858 年露德聖母顯現；1873~1897 年小德蘭出生與死亡）。
- ✦ 1883 年王多默在上海用官話譯四福音《聖史》和《宗徒行實》。
- ✦ 1887 年李問漁在上海用文言譯《宗徒大事錄》。
- ✦ 1889 年許彬在上海譯《四史全編》附釋義。
- ✦ 1893 年德如瑟在香港用文言譯《四史聖經譯註》。
- ✦ 1907 年李問漁在上海用文言譯《新經譯義》（1917 年花地瑪聖母顯現）。
- ✦ 1922 年蕭靜山在獻縣用白話譯《新經全書》附注釋（1924 年上海第一屆全國教務會議召開）。
- ✦ 1923 年卜士傑在香港用文言譯《新經公函與默示錄》。
- ✦ 1927 年何雷思在香港用文言譯《聖保祿書翰並數位宗徒函牘》。
- ✦ 1937 年馬相伯在上海用文言譯《救世福音》。
- ✦ 1946 年吳經熊在上海用文言譯《聖詠譯義初稿》。

²⁰ 鍾鳴旦著，尙揚譯，〈聖經在十七世紀的中國〉，《神學論集》126 期（2000 冬），537~565 頁。

- ✦ 1949 年李山甫等在天津用國語譯《新經全書》附注釋。
- ✦ 1949 年吳經熊在香港用文言譯《聖經全集》。
- ✦ 1953 年徐匯總修院在上海用白話譯《新譯福音初稿》。
- ✦ 1955 年狄守仁在香港用國語譯《簡易聖經讀本》插圖版。
- ✦ 1945~1968 年思高聖經學會在香港用國語譯《思高聖經》
(1962~1965 年梵二大公會議《啓示憲章》推動聖經翻譯成當地語文)。
- ✦ 1972 年瑪利諾修會教士和基督新教聖經學者《台語羅馬字譯本》(新約)，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共同成果。
- ✦ 1986~2004 年金魯賢主教在上海教區譯《新約全集》注釋本。
- ✦ 1997~2000 年中華民國聖經公會(今台灣聖經公會)與思高聖經學會合譯《路加福音共同譯本》。
- ✦ 1998 年于賀神父找到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教會人士組成翻譯組，出版《牧靈聖經》中文版。2000 年，在中國印行簡體中文版。樂仁出版社贊助了《牧靈聖經》最初的翻譯與印行，但未參與翻譯過程，也不擁有《牧靈聖經》中文版的版權。
- ✦ 樂仁會傳教士於 2010 年在澳門出版《偕主讀經：路加福音及宗徒大事錄》，河北信德社於同年 7 月印行簡體中文版，該書的特色是以「偕主讀經」(Lectio Divina)引導讀者閱讀聖經。
- ✦ 樂仁出版社於 2014 年蒙台灣時任總主教洪山川准印《新約聖經：樂仁譯本》，又在 2016 年准印《聖詠集：經文、注釋和偕主讀經》。舊約各書現進行最後校對和編輯階段，《智慧文學》和《先知書》已出版。經文的翻譯採取靈活對等的路

線，忠於原文意義，更注重譯文的可讀性。紙本出版和網路工作的基本目的，並非為學術研究，而是為協助普通基督徒，正如這篇古老禱文所言的：「認識耶穌更多，愛祂更深、跟祂更緊」。²¹

以上中文譯經簡史，顯出各項發展，包括聖經與神學的中文詞彙趨向穩定、從文言到白話以及地區語言的發展、從翻譯新約到翻譯舊約、從翻譯經文到附加註釋及插圖，還有從手抄本到機器印刷，而「樂仁譯本」是譯經歷史的其中一站。樂仁會傳教士遵循服務聖言的神恩，為向各地華人傳福音出一份力。按照梵二《啓示憲章》25 號，這譯本的對象是當代教友，為拉近普遍教友與讀聖經的距離，也可作傳福音者的讀經輔助。

二、聖經詮釋與牧民需要

「你所讀的，你真的明白嗎？」「我怎能明白呢？除非有人指教我」（宗八 30-31）。讀經者與經文的關係，是雙向的詢問，在存疑之際追求彼此認識。傳訊者是輔助角色，有如經文詮釋，常準備幫助讀經者認出經文所指向的耶穌基督。教會訓導指出，為普通教友的聖經譯本要有正確又充足的註解，「讓他們正確地使用聖經，尤其是新約，而最主要的是福音：務使教會的子女穩妥而有益地與聖經接觸，並受其精神的薰陶」（《啓示》25 號）。

²¹ 關於《樂仁聖經》的翻譯方針和整體理念，可參：黃穎兒〈《樂仁聖經》翻譯計畫的理念與實務經驗〉，《公教神學評論》第四輯（2023.06），62-84 頁。

牧民導向的詮釋有以下準備：（一）認清服務的對象，站在誰身邊，為誰考慮，說對方能聽懂和需要的話；（二）詮釋的立場和願景，給讀經者述說在信仰和生活有何指望，以及天主的拯救；（三）角度和視野，詮釋要介紹天主教信仰中的人觀、價值觀和世界觀，對認識事情的切入點，並鼓勵讀經者選擇當走的路。例如，百年教堂內外大量聖經圖畫或雕塑藝術，是為不識字的民衆詮釋福音道理；幼兒園老師講諾厄方舟的故事，用動物進方舟的情況，教孩童愛護動物和學習排隊與秩序；青年追求豐盛生命，也需要熟讀福音和深入反省，與耶穌建立個人關係。

《上主的話》109~116 號論「天主聖言與文化」中，涵蓋學校內的宗教教育、藝術表達、社會傳播工具、互聯網、新媒體、本地化，以及聖經翻譯與廣傳。因此，樂仁出版社與衆多合作者透過文字和網路媒體，致力接觸各類讀者，包括出版每日感恩祭福音的反思《每日聖言》、為兒童的《每日聖言：兒童版》、為少年的聖經漫畫《MANGA 默西亞》²²、為加深聖經知識的《聖經門廊》，並設網站 (bibleclaret.org/chinese) 供應主日讀經解說和聖經相關資訊、YouTube 頻道 (youtube.com/@jose_coffeewithgod)，以及最近設立的手機應用程式名為「樂仁聖經 Claret Hong Kong」。還有樂仁聖經，這譯本對象是普遍教友，經文詮釋有兩

²²《MANGA 默西亞》是日本新教出版社 NEXT 的 Manga Bible 第一冊，總共六冊漫畫描繪舊約與新約故事。樂仁出版社與 NEXT 合作，編製天主教的中文版。

套：一是每段經文附有「偕主讀經」（Lectio Divina）；二是按照經文段落的註釋。讀經者的經驗要有個人層面及團體層面：「偕主讀經」是幫助讀者對經文有個人的感受和生活應用；經文註釋是從信仰團體對經文的理解，包括信仰、教會及社會層面。樂仁出版社這些工作就像「斐理伯」：常常準備傳福音，隨時被聖神派遣，在各種道路上陪伴眾人認識天主聖言。

三、樂仁譯本「偕主讀經」（Lectio Divina）的緣由

讀經者從詢問「這人是誰？」到最後領洗進入基督信仰（宗八 34、38）。這「讀經」的經驗，從認識、理解、作決定，和配合相稱行動的個人旅程，正是 Lectio Divina 的四個步驟。

近代教宗都推崇 Lectio Divina，讓每個人讀聖經如聆聽天主的話，而不只是把聖經當作理性研究、批判、鑑別和分析的對象。²³ 教宗本篤十六談到 Lectio Divina 指出：「這種祈禱將為教會帶來屬靈的春天。」²⁴ 又在《上主的話》宗座勸諭說：「我深切的希望，期待綻放一個全體天主子民熱愛天主聖言的

²³ 參：《上主的話》29 號：「教會生活是詮釋聖經的首要地方。」教會審查現時釋經學所運用的各個方法、取向和闡釋，可參：宗座聖經委員會著，洗嘉儀譯，《教會內的聖經詮釋》（香港：思高聖經學會，1995）。

²⁴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 2005 年 9 月 16 日，紀念《啓示憲章》四十週年國際會議向 400 位參與者演講。英譯全文見 https://www.vatican.va/content/benedict-xvi/en/speeches/2005/september/documents/hf_ben-xvi_spe_20050916_40-dei-verbum.html

新時代，好使他們在祈禱的氛圍內研讀聖經，並持之以恆，從而加深他們與耶穌的個人關係」（72 號）。

教宗方濟各《福音的喜樂》宗座勸諭說：「聆聽天主發言其中一個特別的方式，就是投入祂的話語，任憑聖神轉化我們。這就是我們所說的『誦讀聖言』（Lectio Divina），是在祈禱中閱讀聖言，讓聖言啟迪和更新我們」（152~153 號）。²⁵

自 2011 年起，房志榮神父為這中文版本的 Lectio Divina 譯為「偕主讀經」²⁶：

「偕主」的「偕」字是借用聖母經的「主與爾偕焉」，即上主與瑪利亞同在的意思。而「偕主」的「主」字，在此特別指聖神……這樣懂「偕主讀經」就很合乎聖經的本質及教會的一貫訓導，既然聖神是聖經的主要作者，我們讀經一定要靠聖神帶領，向聖神祈求恩寵，才能讀懂聖經。²⁷

「偕主讀經」有四步：誦讀、反省、祈禱和行動。樂仁譯本把傳統 Lectio Divina 第三步的祈禱（與主對話）和第四步的默觀（靜候主言）合於「祈禱」，而特顯「行動」。「行動」是指讀經

²⁵ 2013 年 11 月 24 日教宗方濟各《福音的喜樂》宗座勸諭 152~153 號。中文全文見：https://www.vatican.va/content/dam/francesco/pdf/apost_exhortations/documents/papa-francesco_esortazione-ap_20131124_evangelii-gaudium_zh_tw.pdf

²⁶ 房志榮神父譯為「偕主讀經」，旨在顯明 Divina 的意思，即跟隨主聖神，而非其他的靈或個人的靈。Lectio Divina 也被譯作：神聖閱讀法、聖言誦禱、聖經靈讀、靈閱、禱讀等。

²⁷ 全文見《新約聖經——樂仁譯本》（澳門：樂仁，2014），xv 頁。

者爲了獲得默想聖經的果實，需要決定做些事情，在生活上以行動回應經文的訊息。「偕主讀經」的內容輔助讀經者作個人祈禱，以及認真地理解經文的意義。以箴十一章為例：

- ✦ 誦讀：誠實和不誠實有各種形式，也會造成不同影響；這提醒我們，人是互相依存的。
- ✦ 反省：人人都該分擔社會責任。個人主義者可能忘了自己的行爲既影響別人，又影響自己。
- ✦ 祈禱：主，我爲自己求恩，也爲團體、教會及社會現在的需要祈求。
- ✦ 行動：觀察我所屬的信仰團體對社會有何貢獻。

這種讀經祈禱的優點很多。具體而言，它讓人專注於閱讀聖經，面對活生生的天主來觀察自己的生命和世界，進行天人交談。它既強調個人與天主的關係，也適合團體共同參與。至於缺點，爲團體就容易變成學者的釋經或神長講道理，爲個人則容易落入主觀和追求感受，或導致個人主義的屬靈理解，隨意用經文解釋自己狀況，忽略聖經整體和信仰及傳統的一致性。因此，個人讀經者要意識到自己是在大公教會內讀經和祈禱，並知道自己所領會的，哪些屬於私領域爲一己所需，哪些屬於公領域爲大眾神益。

教宗方濟各多次在公開講話時說：「Lectio Divina 是爲每個人的」。聖言如種子落在每個人的心田（瑪十三 3~8），有沒有發芽成長，是靠個人在內心的耕耘。

四、樂仁譯本中註釋的理念和目標

聖經若單獨出現，就只是一部宗教經書，誰能閱讀就能任意解釋。斐理伯代表信仰團體受主和聖神領導，並有解釋聖經的權力（宗八 26、29）。讀經者以為經書所指皆是已故之人，信仰團體給他說明復活的耶穌基督（宗八 32-35）。這種活生生的見證，正是聖經所需要的註釋。²⁸

但是，相對於聖言是「放諸各時代皆準的永恆話語」²⁹，寫成文字的註釋都有時空的特徵和限度。正如斐理伯見證並宣講耶穌的福音，與讀經者同行一段時間，就要讓他們走上自己的路（宗八 39）。樂仁譯本註釋就是這樣「伴讀」的角色，註釋譯自樂仁出版社在 2006 年發行的西班牙文天主教聖經 *La Biblia de Nuestro Pueblo*³⁰，內容均取自教會傳統和訓導，兼備現代聖經學說。這註釋與華人信友分享同一信仰，有所共鳴，也啟發那習慣以倫理與靈修了解聖經的華人信友，展開新的視野，例如：認識拉丁美洲天主教會情理兼備的人文背景、民族社會觀、價值觀與世界觀、如何關注窮人的困境和需要，以及社會的公平和正義。

²⁸ 參：《天主教教理》108 號：「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個『書卷的宗教』，基督教會是一個天主『聖言』的宗教。這聖言不是一個筆錄下來沉默的文字，而是降生成人的生活聖言。」

²⁹ 宗座聖經委員會，《教會內的聖經詮釋》，xxi 頁。

³⁰ Texto: Luis Alonso Schökel. Adaptación del texto y comentarios: Equipo Internacional, *La Biblia de Nuestro Pueblo* (Macau: Claret Publications, 2006).

樂仁譯本的註釋有以下基本內容：給讀者說明經文的人物、處境（包括歷史與文化）、事件和意義。意義可以有三個層面：經文訊息對聖經時代古人的意義，對讀者此時此地信仰和人生的意義，對世界歷史發展至今的意義。再以宗八 26-40 為例，註釋提到這段落在《路一宗》大結構的位置與敘述功能，指出人物和地點所象徵的現實意義、初代教會發展和挑戰，以及福音如何應驗舊約的預言，尤其是福音在人身上的效果：

.....路加的描述處處穿插和暗示豐盛的圖像：從曠野來到活水泉、從一本費解的書到一種茅塞頓開的轉化、從太監無後的絕望變為獲得新生命。路加再次提到喜樂：那個太監歡歡喜喜地繼續自己的旅程。我們不知道這人的名字，教會對他也沒有特別的敬禮，但是他代表眾多的外邦人。³¹

直到今天，福音的喜樂仍在眾多人的心中閃耀。樂仁譯本的註釋受到讀者喜愛，是因為註釋幫助他們從經文看到教會豐盛的生活見證，看到天主眼中的天地和人間。事實上，如《啓示》22~25 號所言，教會需要更多種類的聖經譯本，並給各階層人士配合適當的經文註釋，爲了回應這時代人心對認識天主聖言的渴望。

總結：華人天主教會多元聖經譯本的意義

聖經譯本見證信仰團體的承傳和發展，是基督信仰在華人

³¹ 全文見《新約聖經——樂仁譯本》，306~307 頁。

文化中扎根成長的進程。傳教士致力於中文譯經數百年，樂仁譯本是依靠這些巨人的成果往前一步，以當代的語言，貼近普通教友閱讀聖經的需要，見證教會所傳的耶穌的福音。聖經多個譯本的意義，是爲了福傳工作，陪伴教友認識天主聖言，建立天人關係。多個譯本也是牧者與傳道員的工具書，輔助他們向各類人士講論福音訊息。樂仁譯本多年的譯經團隊，也連結了各地的傳教士、聖經學者和聖經工作者，並與地方的印刷機構（非基督信仰）建立友好關係，共同參與傳揚福音的使命。